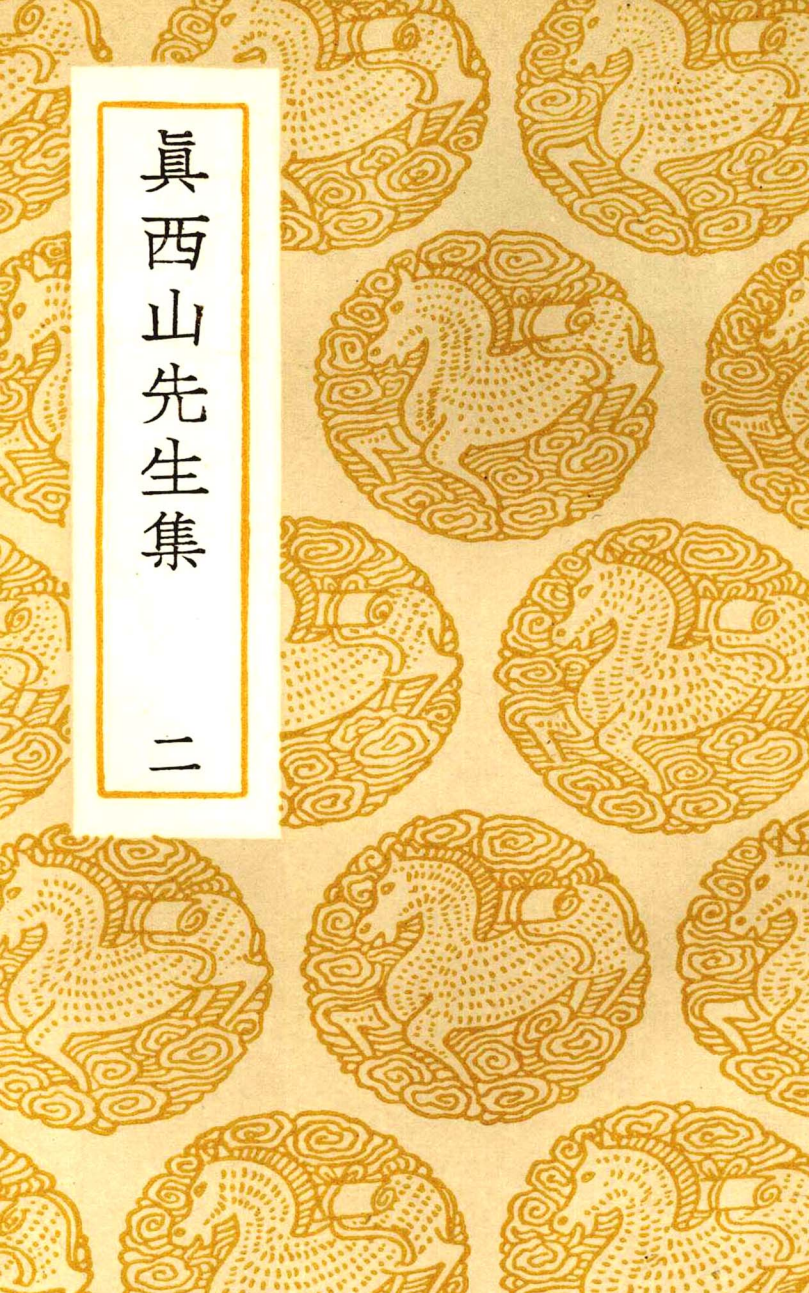


眞西山先生集

二



眞西山先生集

(二)

眞德秀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眞西山先生集
二 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 者 眞 德 秀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五

書

上皇子書辛巳

八月吉日持服眞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皇子國公某竊伏田里恭睹六月內寅詔書茂建親賢爲國上嗣蓋自少陽虛位以來天下喁喁之望在於國公有日矣聖上深惟至計大臣翼而成之於是其議遂決自畿甸之近以至於海隅荒陬之遠自羣工庶列以至於屯營百萬之衆自戴白之叟以至於髫鬢童孺之無知莫不歡欣鼓舞幸平治之有期或至於感且泣也竊嘗思之皇子國公英明聰睿之賢恭敬溫文之德得之於天而成之以學者固不可及然而足迹弗離於宮庭交游不過於僚案精神心術之運言動操修之實兩宮知之可也外廷士大夫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兒童走卒何自知之都城知之可也四方萬里何自知之吁此正中庸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固如此也方國公自修於深宮之時亦豈靳乎人之知哉及儲位一虛大計未定皇枝帝胄集於闕下者無慮以十數而朝廷之士議於朝曰無如國公也學校之士議於學曰無如國公也其他私議竊語亦莫不然彼其平時與國公聲迹不相聞利害不相及非蒙私惠凱後福者而其情乃爾旣而恩命之錫果不庸釋焉以此見人心至公之理雖天亦

不能違之也。然而兩宮之所以畀付國公。與夫天下軍民之所期於國公者。蓋甚重而弗輕矣。而今而後。學問必益進於前。德業必益充於前。然後足以厭天人之心。塞中外之望。國公其不可不深勉乎此也。然則其道將安出哉。蔽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夫誠之爲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純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僞是也。何謂不欺。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誠遠矣。姑舉其槩言之。如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揜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爲納諫之名。所愛者奸邪。而繆爲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敕於大廷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居燕閒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奢泰隨之。勤怠之靡常。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伏惟國公既以是得之於先。某願復以是持之於後。其孝也必誠於孝。其忠也必誠於忠。親賢以誠。而喜佞之私不參其閒。好樂以誠。而燕游之樂不干其慮。進侍兩宮。其誠固如此。退處私室。其誠亦如此。出對賓僚。其誠固如此。入親近習。其誠亦如此。不惟勉強於一時。抑且安行於悠久。不惟克謹於其始。抑且弗渝於其終。夫如是則學問日以光明。德業日以充大。循是而往。雖優入聖域可也。天人之心愈孚。中外之望彌愜。而聖上之所以爲天下得人者。亦有光於堯舜矣。國公其可不深勉乎此哉。又嘗考之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

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況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爲亢爲暴，爲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爲闇爲懦，爲優游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其害治一也。迺者竊聞開府之初，明敏如神，事至立斷，威令振舉，羣下肅然。此誠剛德之著見者。而某之愚，則願於厚德載物之義，復詳玩而深體焉。蓋剛之與柔，貴於迭用，而不貴於偏勝故也。聖上溫恭慈仁，若純任柔道者。至於正權臣之誅，絕仇虜之聘，英威赫然，上媲孝宗。今茲國本之建，獨出神斷。其視仁祖復同一轍。然則聖上之德，可謂適剛柔之中矣。惟國公味先聖贊易之微言，法聖上執中之懿德，以剛明果斷爲本，以含洪寬大爲用。渾渾乎如元氣，而舒慘之運弗偏；溫溫乎如良玉，而廉剛之形弗露。此尤羣情之所矚望者也。抑某復有獻焉。傳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謂其各有所職也。夫天地之大，而猶以職言，他可知矣。故總攬權綱者，人君之職也；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國公任兼臣子所職果何事哉？盡視膳問安之敬，以承兩宮溫清之歡，盡修身進德之誠，以副兩宮眷倚之重。此國公之職也。至於政事之弛張，人材之用舍，此大臣之職，而非國公之事也。國公研精問學，其於前代政治之得失，用人之是非，不可不深求，不可不熟講。若夫見諸行事，則有位焉，有時焉，不得而越也。易之道，處之不當其位，行之不適其時，則雖正而有悔。乾之爲卦，初則曰勿用，二則曰在田，三則曰夕惕，四則曰自試。此以位與時言之也。如使處三而自試，則躁矣；處二而勿用，則乖矣。以國公所處之位，而揆諸乾之六爻，正乾乾夕惕之日也。乾乾者何？兢業之謂也。夕惕者何？戒懼之謂也。若昔聖人雖履至尊，成至治，猶必以兢惕自處，而不敢一日安。況於

國公居九三之位。而當九三之時。則其寅恭祇畏。宜若何而可也。伏惟深窮大易之旨。而審於自處焉。豈惟一身之福。實宗社元元之福也。昔范文正公仲淹居其親之憂。上書政府。凡數千言。識者以爲平生所蘊盡在乎此。某之不材。何敢妄希前哲。故自銜恤以來。屏居山林。時事一不挂口。獨念昔者備數府僚。最辱恩遇。懷不能已。輒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效其千慮之一。而不自知其僭焉。干瀆崇嚴。某下情無任恐懼之至。不備。

上皇子書

某謹齋沐裁書。百拜獻於皇子。少保國公閣下。某嘗聞非所當言而言。謂之出位。所當言而不言。謂之尸位。出位不可也。尸位其可乎。某奮自諸生。本無他技。公朝過聽。躡置清華。粵自朱邸肇開。肆求講席。豈無鴻儒足副隆委。顧某淺陋。乃在選中。蚤夜以思。嘗有望輕責重之懼。皇子英姿玉裕。從善如流。凡所開陳。了無難色。自是而尊所聞。行所知。豈直可限量計。某烏得不以逢榮自喜。然黽勉效職。有日於茲。而未能仰裨於進修。隨事納忠。寸心誠切。而常若莫施其愛助。某於是又有隱憂焉。某之憂非過計也。千金之家。有子必教。苟受其託。猶思無負。況帝子乎。宗社之所關係。君相之所倚望。中外之所傾屬。此豈細事。其事鉅。故其責重。其責重。故其憂深。某職思其憂者也。寧過愚衷。以干冒犯之誅。不忍循默以貽曠療之咎。蓋嘗熟思以爲切於皇子之躬行者有三。一曰盡孝敬。二曰勤學問。三曰辨淑慝。敢條陳之。何謂盡孝敬。昔文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侍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侍曰。安。世子乃喜。

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夫其心乎愛親。無斯須敢離。是不當以禮文觀也。是當於禮文之外。思其所謂翼翼小心。不敢怠皇者。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能如世子之翼翼否乎。朔望常儀。尙多闕疏。晨昏至情。未必孚洽。一月之內。侍君親者凡幾。一歲之內。侍君親者凡幾。若此者。皇子兢兢自省之日也。子曰。爲人子者止於孝。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道本非難行。反而求之。是誠在我。惟皇子玩誠身悅親之旨。謹先意承志之思。念茲在茲。無有間斷。則庶幾可以言孝敬矣。何謂勤學問。古者世子之學也。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而又學干戈。學羽籥。無非修內治外之事。夫其心乎務學。殆無暇時。是不當以誦說觀也。是當於誦說之外。求其所謂禮樂交修。養成德性。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如世子之養德否乎。勸講有時。幾如備禮。假故無節。鄰於養安。驚外之事。比觀書孰多。奉道之念。比崇儒孰重。若此者。恐未得爲皇子進修之益也。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見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學無止法。雖天縱生知。猶且汲汲。惟皇子探大易問辨之義。味大學正心之說。是講是究。無有作輟。則庶幾可以言學問矣。何謂辨淑慝。古者世子之生也。師傅名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欲其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也。愚不知朝夕趨走於皇子之後。先果皆正人與俱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者爲賢。何者爲邪。則賢否所宜辨。某賢當親。某邪當斥。則去取所宜決。夫然後謂之明。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羣枉之門。明者顧如是乎。且外邸之設。正在得人。衛翼之嚴。非以處邪慝之流也。惟忠孝可以視身。惟恭儉可以長世。惟制節謹度可以

保社稷。是必賢有識者能知之。嘉祐中。神宗以皇子伴讀。王陶入侍。陶因讀舜本紀。言舜孝友事。上大愛慕之。則帝之孝敬。本出於所性。始聽講讀。尋繹指義。至日昃。內侍言恐飢當食。神宗曰。聽讀方樂。豈覺飢耶。則帝之學問。又根於所好。然司馬光於時上疏。猶謂皇子雖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邪佞雜處其閒。誘之以非禮。導之以非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僞。則雖有碩儒爲之師傅。終無益也。乞專委伴讀官糾舉邪佞。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蓋嘗取其疏而讀之。殆與三王教世子相表裏。真萬世之龜鑑。今皇子天姿素高。自能洞察邪正。釋一齊衆楚之言。鑒一暴十寒之失。祛羽冠側媚之惑。息仙書荒忽之蔽。毋牽私好。毋徇物情。毋以阿意而親。毋以逆耳而疏。公是公非。毋疑毋貳。持此定力。養此聖功。是亦古世子而已矣。某前三者之說。實躬行之大端。若此。其末節細故。不暇枚舉。皇子而能行此三者。則心虛而善易入。誠存而樂自充。必容納讜論。必祇畏清議。喜怒必中節。而不失於躁。言語必中度。而不流於誕。真積力久。從容中道。聖賢事業。夫豈其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爲利者。瞽之徒也。欲知舜與瞽之分。利與善之閒也。閒者謂相去特毫釐耳。然則一念其可不重於用歟。用於盡孝敬。則孝敬形於事君親矣。用於勤學問。則學問博而智識明矣。用於親君子遠小人。則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矣。先儒以三年天道爲小成。朱邸肇開。亦旣三年。此德業將成之候。當思今日之德業。視往日進否爲何如。今年之德業。視往年進否爲何若。退自觀省。熟自檢飭。則學非徒學矣。某區區樸忠。非曰規皇子也。愛皇子之深。而望皇子之切也。皇子矜其樸忠。置諸坐側。德日以

進業日以新。可以幸宗社。可以答君相。可以愜中外。而某庶幾乎逃尸位之責。一或以樸爲迂。以忠爲訐。藐藐其聽。又從而尤之。則某可以納印綬而去矣。夫子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惟皇子所采。不備。

上皇子書

某昨者薰沐裁書。躬趨屏下塵獻。以寫區區樸忠愛助之情。私謂皇子明善誠身之餘。必能洞照愚忠。屈意垂聽。今旣三宿。乃知前書所謂羽冠側媚之惑。昔之已斥者。今復言歸矣。某職任勸誦。恐負君相隆委。爲之惕然。踴躍無措。竊謂貴爲元子。與凡人殊。其趨嚮知識。自應卓然特異。上焉者性資天成。無瑕可指。如水未冰。如空未雲。如玉未琢。如鑑未塵。充而大之。優入聖域可也。次焉者一念慮之。或未純。一言動之。或有差。聞過若日月之更遷。善如江河之決。持是心而往。殆庶幾乎。乃若公是公非。規拂之已聞。明知明蹈。省悟之不及。又從而爲之辭曰。非予之心也。是雖凡人猶所不爲。而謂趨嚮知識之特異者爲之乎。且所謂羽冠側媚者。本不知其何如人。然自肇建朱邸。外議籍籍。所以汨吾清明。駁吾真粹者。亦不少矣。使前日之去是。則今日之取非。使前日畏清議而屏邪慝。爲出於定見。則今日犯清議而納邪慝。爲無定力。人常患於過事之不知。皇子則嘗爲疑似之間。質之講官矣。人嘗患於忠規之不聞。某則力以公是非之言。啓皇子之聽矣。貌從而心違。陽可而陰否。某妄意皇子決不爲是也。今車輿倏至。旁觀側目。美玉成瑕。有識短氣。堂堂朱邸。納茲左道異端之流。果何爲者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自茲恐誕謾之說日聞。孝仁禮義之教日晦。不但於不矜細行而已。使其可以率意爲之。則清議不足畏。講官不必設。縱肆日熟。

平日真粹清明之氣。駟奔電游而不可收。君相謂何。宗社謂何。天下謂何。皇子而聞斯言。及今改轍。不俟終日。猶之可也。若曰一月之留未害。自今有虧令聞。噬臍何益。此某所以不避褻瀆之誅。再伸一喙。冀皇子庶幾改之於萬一也。不然。某去就之機決矣。伏楮不勝惓惓。

上丞相書戊寅

正月吉日。具位真某再拜。上書丞相國公。某竊聞之。禮有出於前代之所無。而後世以侈心爲之者。生日是也。考其源流。蓋昉於有唐開元之際。方是時。宇內乂安。民物蕃阜。天子方崇燕嬉。侈玩好以夸示得意。於是千秋之節興。而導諛之臣相與從臾以求媚悅。先正太史范公固嘗譏其非禮矣。然而沿循至今。殆數百祀。其爲說則曰。臣子所以尊君父也。是固有不得而廢者。若夫王公大人之生日。門下之士則爭爲賦頌以贊詠功德。四方牧守則競爲瑰奇靡麗之獻。以希容悅而取寵榮。是果何義哉。而近世以來。轉相侈大。莫有悟其非者。此某之所以喟然歎息也。今者丞相國公初度之臨。竊惟伏念登門牆。辱顧遇。不爲不久。而躊躇四顧。亡一足獻者。蓋道古今而譽盛德。旣非固陋之所能爲。而飾儀物。馳苞苴。又非事大賢君子之道。用是遲回旬日。以迄於今。未能以自決也。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昔者開元之際。其事侈矣。曲江張公不以貴臣近戚之所獻者獻其君。而以治亂存亡之鑑獻其君。疑若違衆自異者。由今觀之。彼貴臣近戚之愛其君。與公之愛其君。果孰爲至耶。某嘗竊謂不獨人臣之愛君。其道當然。凡士之願忠於知己者。亦莫不然。某雖無似。然受丞相之知甚深。而思所以報丞相者甚至。故今也。

不敢以世人之事知己者事丞相。而願以昔人之報知己者報丞相。庶幾自附於君子之義。而免蹈細人之譏。惟高明垂聽。今天下之事衆矣。某皆有所未暇及者。獨以爲丞相膺非常之知。居甚重之寄。當以古人之相業自勉。而不當以近世之相業自安。古人之相業。未易以遽數也。顧嘗反復諸葛武侯行事而得其用心。竊謂秦漢而下一人而已。故願爲丞相誦之。蓋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於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異己者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遠方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絀於後世之公議。而侯也不惟先主託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爲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效命而弗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瀘夷之約束。沔陽之廟祀。至於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鬼神有不能違者。而況於人乎。今讀侯之傳。而想其爲人。其事君如親。待諸賢如朋友。撫羣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物無閒。形之表奏。則忠懇足以悟上。發之教令。則感激足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於生殺廢置。雖出其手。然而爵不濫於罔功。刑不撓於貴勢。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何祇小吏也。其材可錄。則越次而陞之。馬謖上賓也。其辜當誅。則流涕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爲無一而非公也。惟誠惟公。終始一致。故上不求於君。而君信之下。不靳於人。而人服之。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斯言雖小。可以喻大。詎不信哉。侯之開府也。發教羣下。懇懇焉以集衆思。廣忠

益爲心。而自謂聞得失於州平。見啓誨於元直。受盡言於幼宰。賴諫止於偉度。退然自託於不能之地。若無一事之不資諸人者。蓋智慮之所及者易窮。而是非利害之錯出者難見。吾惟集衆人之智以爲智。合衆人之慮以爲慮。則天下之善無不在我矣。何必揚眉瞬目。矜自我出哉。自昔秉權用事者。鮮不悅人之讚己。而惡人之議己。夫以讚己者爲忠。則忠言不得進矣。以議己者爲罪。則己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觀其諄諭告誡。一則曰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二則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蓋侯之用心。主於爲國而不爲己私。求於濟事而不求己勝。然國旣安。則己未有不預其利者。彼怙權諱過之人。惡人之議己。而不知其愛己也。悅人之讚己。而不知其誤己也。以阿意爲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聞過爲幸。而不知其大不幸也。吁。此侯之所以爲不可及歟。恭惟丞相國公本以安宗廟。定社稷之功。結知聖明。進位鼎鉉。迨今十有一年。魚水之逢。歡然無間。有非武侯所敢望者。然勤身以輔政。內外之心。猶或未盡乎。屈己以受言。而士大夫之情。猶或不得以自竭。意者至誠盡公。兼聽忘我。如侯之所爲。尙有當勉者乎。某之不材。視曲江公無能爲役。然自少小卽慕其爲人。歲在作噩。備數右螭。屬聖上誕彌之月。竊伏自念。誦天保歸美之詩。不若陳敬之畏天之戒。故先奉觴之數日。冒昧直前。以祈天永命之書。進徹宸扆。聖上亮其忠。不以爲臯。至聞力行好事之語。則首肯再三。某之迂愚。丞相察之素矣。故於維嶽降神之日。不復以諛辭溷聽覽。而獨誦其所聞如此。蓋今區區效忠丞相之心。卽昔者效忠主上之心也。丞相誠能因某之言。考侯之行事。而勉其所未至者。則將天心格於上。人心說於

下功業日盛而福祿日隆。然後知某之規。乃所以爲頌。而愛人以德。非姑息者所可同日語矣。某近嘗以武侯之十二字。鋟木於州治之思賢堂。且推本侯平生功業之所自出者爲之跋。謹摹本以獻於執事。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干瀆嚴尊。無任震懼之至。

上丞相書

某昨者蒙恩牽敍。旣而控免弗俞。俱嘗奏記以謝。比者祇拜告命。謹復綴緝駢儷。少見萬分。區區復有未盡之悃。竊惟大丞相國公先生。家傳相業。世濟厥美。未易以一善名。而其閒有最不可及者。容人之度是也。考之前史。若唐李吉甫父子。相憲武二君。削平諸鎮。中興王室。功業甚偉。然不得與房杜姚宋並稱者。以容人之度未足故耳。自元和初。牛僧孺等以賢良對策。指陳時病。頗爲剴切。此蓋制科之常。而吉甫以其議已泣懇於上。旣盡逐考官。僧孺諸人亦皆不見錄。朋黨之禍。實基於此。其後德裕繼相。猜嫌愈甚。一時人材。互分彼此。而朋黨之禍遂成。更相傾軋。四十餘年。唐室遂以不振。吉甫父子實爲之也。若先太師忠定越王。與大丞相則不然。方忠定之初相也。當時士大夫議論。所主亦有不同者矣。而盛德雅度。包涵茹納。未嘗與之較短長。爭勝負。用舍之閒。一惟公論是主。及再登揆席。凡所薦揚拔擢。莫非天下選。而昔之議論不同者。亦班班焉與於其閒。此所以屹然爲四朝元老。以功名始終。銘勳太常。侑食清廟。揚休無窮也。大丞相自初執政。以至當國。上而同列。下而廷紳。議論同異者。亦或有之。然未嘗以私意喜怒深嫉而力排之。閒有因事絀罷者。後多拔拭收用。至有身沒而後錄其子者。容人之度。豈不偉哉。寶慶以來。朝

著之士論事失當。莫若某與魏工侍二人。魏之貶也。大丞相諭臨安尹使贐其行。於赫然震怒之中。未嘗忘矜憐憫卹之意。而某之迂愚。自速譴咎。言者請加竄謫。迄不之許。迨茲慶霈之行。某之與魏。首蒙湔滌。自昔起廢之恩。必以其漸。未聞一朝出命。悉還故物。若是其特達者也。然則某等之或絀或貶。豈鈞造本心哉。某躬被包涵茹納之施。雖已啓謝駢儷攸拘。不能敷暢。輒復布之毫楮。又嘗憶曩歲侍坐時。嘗辱賜教。以爲先太師有言。必能受人罵者。然後可作宰相。至哉言乎。此一門相業。世濟厥美。所以爲不可及也。伏惟大丞相堅忍持守。益加於初。使天下之士。無一不被容覆者。則盛德宏度。超越古今。與忠定王無間矣。僭帥陳愚。罪當萬坐。仰勾鈞察。

上丞相書
論用人
聽言

某至愚極陋。無所取材。比蒙除書。擢在常伯之列。退揆鰲劣。非所敢當然。區區不竢駕之心。則已飛馳於闕下。初元之召。堅辭五六不獲。已而後行。今顧欲亟前如此。誠以大丞相謙虛無我。而求士自助。出於真情。故樂效涓塵之益爾。今旣未獲遽前。而閒嘗思念當今之故。竊有一二愚管。不敢不爲大丞相陳之。蓋自故相顯柄以來。天下大勢日益岌岌。常恐一旦有潰敗不可支者。仰賴天地宗廟之靈。大丞相爲時而出。平居蓄德深厚。故相安之不疑。及聖上奮發乾剛。首付魁柄。凡百施爲。皆天下所願欲而弗獲者。薄海內外。曠然易視。仰望風采。若神人然。某嘗竊謂大丞相於此。實有回乾坤洗日月之功。要其大者。不過曰用正人開言路而已。故相之所以失。大丞相之所以得。其不在斯乎。某之愚。以爲誠率是道而不變。則元

祐司馬公之相業。可以無愧。而嘉祐韓忠獻之相業。亦將馴致焉。某嘗奏記。欲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期以十年。坐收太平之效。鈞函下逮。不以爲謬矣。夫以大丞相之純誠不二。澹泊寡欲。始初所行。皆出實意。非緣飾以苟悅一時之觀聽者。其於二者。必能恪守初志。獨恐所用者正人。則儉邪將有所不便。而言路四闢。讒諂不得以蔽欺。激作之言。有時而進。使吾之志慮。侵尋改易而不自知。此則所當豫察爾。大丞相爰立之。明日召三賢於遠外。公論莫不謂宜。而一二言事官之除識者。以爲四十年來所未有。向之齟齬權門者。相繼收召。可謂盛矣。然正直之士。憂深慮遠。其閒知大體者。固能徐爲開導。而彊直自許者。亦或不無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其不平之忿。則剛勁不如輒熟。違忤不若承順。其意將有時而移矣。況辯論似爭。爭則有不靖之形。和同似黨。黨則有分朋之迹。昔者讒害忠良。往往被以此名。羣驅輩逐。大抵由是。夫爭有是非。正人之爭。以爲國也。邪人之爭。以爲己也。是非不辨。而兩絀之可乎。朋有真僞。正人之朋。以同德也。邪人之朋。以同惡也。真僞不分。而槩疾之可乎。今雖未有此事。亦願大丞相謹之而已。不然。則激作之言入。而疑憚之心生。君子小人之消長。於是焉分。此某之所甚畏也。廟堂之論。不參之羣下。爲日久矣。大丞相博盡衆謀。弗任私智。事之有關國體者。必議而後行。衆言雜進。豈皆當理。義論不一。尤難適從。迂者不切事情。狂者不識忌諱。然異同不一之中。乃至當之論所從出。正如玉隱於石。金混於沙。琢之淘之。至寶乃見。其可以沙石之雜。而委金玉之珍乎。自昔鯁切敢言者。常病於過。故趙中令有顯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交結之謗。三相勳德巍然。曾不以是而少損。當時亦

未聞深咎言者。以其職在論事。不嫌過直故也。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故雷德驥諸人之過直。乃所以彰三相之能賢。而蔡秦之世。有歌頌而亡箴規。不問可知其爲權臣矣。今士無愚智。孰不知大丞相之用心。其何營議之有。萬一草茅山野。語言之發。或失揀擇。適所以增光德美。陸宣公有謂諫者之狂。諛明我之能。怨諫者之漏泄。示我之能從者。不惟人君當知之。大臣亦不可以不知也。不然。激作之言入。而忿嫉之意生。羣下相率以苟容。甚非朝廷之福。此又某之所甚畏也。惟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勿爲邪說所移。使正人常聚本朝。而言路常通無壅。則內而彊固本根。外而震懾威靈。必有爲大丞相忠謀者。姑以近事明之。方八陵之圖來。上固嘗欲修朝謁之禮。舉恢復之師。而集議之旨一頒。從臣臺諫。以及館學。交論其未可。君相亦幡然從之。賴以少寬目前之憂。豈非朝列有人。忠言獲伸之效邪。況事變之興。未有終極。正君相汲汲經營之時。正人多則腹心有所託。不然。是自毀其腹心也。言路開則耳目無所蔽。不然。是自塗其耳目也。小人寡識。所以激作破壞者。圖自利爾。豈爲國家計。爲大丞相計哉。某身在閩陬。去闕庭二千里。事之有無。所未能知。冒昧一言。蓋欲大丞相之功業。不在韓忠獻司馬公之下而已。拳拳之懷。仰祈矜察。

上曾宣撫書

某恭睹邸報。明天子以邊隅倣擾。疇咨魁彥。進長樞庭。宣威江淮。盡護諸將。人心咸奮。國勢自張。豈勝慶幸。蓋自游魂之虜。奸盟犯順。而我軍政少弛。將庸卒惰。潰散相望。識者咸謂宜得廟堂大臣。位望兼重者。